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五

起柔兆澣盡柔兆敦牂凡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

魚涪津

續漢書曰捷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遂臨大江南中志曰魚涪津廣數百步涪音浮

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捷為界

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

都拔之

武帝元朔二年置廣都縣屬蜀郡

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賢曰市橋即七

星橋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水經註成都中两江有七橋西南石牛門外曰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

不能禁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帝必欲降之

降户江翻下同

又下詔諭述曰

勿以來歟岑彭受害自疑

二人受害見上卷上年歟許及翻

今以時自

詰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

數所角翻

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

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

臨事勃亂

比毗至翻千條萬端言詳細也勃與悖同

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

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

又復扶翻

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

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

言幸而無它虞不至喪敗也

急引兵還

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

吉將衆十許萬

十許萬者約言之也

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

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

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

厲勉也毛晃曰勉厲之厲有修

飾振起之意

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

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孰既不接其禍難量

音量

良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

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

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
旛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
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
晡日加申為晡奔謨翻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

拒述具以狀上

上時掌翻

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

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

賢曰略猶過也

若先攻尚公

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
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

郭中

成都郭中也

臧宮拔緜竹破涪城

涪縣屬廣漢郡賢曰涪城今緜竹縣宋白

曰緜州巴西縣本漢涪縣

斬公孫恢

恢述弟也

復攻拔繁郾與吳漢會於

成都

賢曰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郾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

郾縣北郾音皮

李通欲避權執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

司空印綬

上時掌翻

以特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

通首創大謀

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地皇三年

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

侯

召讀與郾同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

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

易以鼓翻

不宜有愛

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

偽建旗幟鳴鼓挑戰

幟昌志翻挑徒了翻下同

而潛遣奇兵出吳漢

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

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

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

招懷蜀人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

說如字

漢從之

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

臧宮傳作咸陽門賢曰成都

城北面東頭門此

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

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

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

邯戶甘翻

述兵大亂

高午犇陳刺述

陳讀曰陣刺七亦翻

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

兵屬延岑

屬之欲翻

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

降戶江翻

辛巳吳

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

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

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

尚宗室子孫更嘗吏職

更工衡翻

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地

觀放麋啜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

放而與其母孟孫怒而逐西巴既而復之使傳其子戰國策曰樂羊為將為魏文侯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遣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褚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既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將即亮翻

初述

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

業平帝元始中除為郎會王莽居攝

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夫既不仕於莽其肯為述

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

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

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

珍御謂食珍之

供進者

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

為子偽翻下同

身名俱全不亦優

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為此

故也君子見危授命

論語載子張之言也

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

誘音酉

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

丁斷

亂翻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

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

翬音暉

述又聘巴郡譙玄

姓譙曹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焉玄平帝元始四年為繡衣使者分行天下觀省風俗會莽居攝弃使者車歸家

隱遁

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

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

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

為子偽翻

述

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

平帝時皓為美陽令嘉為郎王莽篡位並弃官西歸

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

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

言身為漢臣豈不念故主乎

王皓先自刎

以首付使者

勿武粉翻

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

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

癩陽狂以避之

捷居言翻費音
祕又父沸翻

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

盲以辭徵命

青盲者其瞳子不精
明不能睹物任音壬

帝既平蜀詔贈常少

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

少隆死見
上卷上年

譙玄已卒祠以中牢

師古曰中牢即
少牢謂羊豕也

勅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

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郡國志
合浦郡

在雒陽南九千
一百九十一里

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

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為益

州太守

郡國志益州郡在雒
陽西五千五百里

齊訓農治兵

治直
之翻

降集群

夷甚得其和

降戶江
翻下同

公孫述時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

子許以封侯齊不降聞上即位間道遣使自聞

間古覓
翻使疏

吏翻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十二月辛卯揚武

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

參狼羌無弋爰劍之後也爰劍孫邛將其種人南出賜
支河曲之西數千里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或為氐
牛種越嵩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
種武都羌是也爰劍曾孫忍及弟舞留湟中是為湟中
諸種羌種

章勇翻

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

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

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

百官志郡守有丞一人有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舉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

曹事其餘有議曹法曹賊曹決曹金曹倉曹等掾俞絹翻

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

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

黠下八翻

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

報讐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

城發兵

賢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余據隴西郡治狄道故得詣門白太守長知兩翻

援時

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

賢曰曉喻也寺舍官舍也

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怖普布翻

後稍定郡中服

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

賢曰漢法軍行逗留畏愞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為務

山桑節

侯王常年平烈侯耿況東光成侯耿純皆薨

謚法好廉自克曰節

有功安民曰烈賀琛曰佐相克終曰成惇庵淳固曰成

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

以弇弟廣舉並為中郎將

乘繩證翻數所角翻復扶又翻

弇兄弟六人

弇舒國廣舉霸兄弟六人

皆垂青紫省侍醫藥

省悉景翻

當世以為榮

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

等將兵鎮守北邊治飛狐道

治飛狐道以通趙魏應援北邊之兵

築亭障

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上

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

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

乘繩證翻兩音亮被皮義翻

既至詣城

門上印綬

上時掌翻

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

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

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中山信都河間清河趙國勃海

又

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

河西最為富饒

姑臧縣屬武威郡劉昫曰姑臧縣秦月氏戎所處匈奴名蓋藏城語訛為姑臧

城長知

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

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笈以為身處

脂膏不能自潤

說文戴角者脂無角者膏處昌呂翻

及從融入朝諸守令

財貨連轂彌竟川澤

穀戶谷翻

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

賞之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

睢音雖任音壬

帝親見戒

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

不忠

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為長又與上語相

應今

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

曲禮曰毋

雷同鄭氏註曰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已不當然也

善事上官臣不敢

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郡國

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

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復扶又翻

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漢官儀曰口實膳羞之事也

時異

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

賜騎士馬駕鼓車

輿服志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上雅不喜聽

音樂

喜許既翻

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

南郅暉拒關不開

賢曰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暉於粉翻

上令從者見

面於門間

見賢通翻

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

中門入

賢曰東面中門也

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

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尚書無逸之辭盤樂也

而陛下遠獵山林

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

門候為叅封尉

雒陽十二城門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叅封縣屬琅邪郡

二月遣

捕虜將軍馬武屯滹沱河以備匈奴

滹讀曰呼

盧芳攻雲

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

昱五原太守封鑄胡侯

鑄子全翻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

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

王茂皆降爵為侯

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無有與漢俱存亡者文帝封梁王城陽菑川景帝

封河間長沙中山常山昭帝封廣陽廣陵高密此數國至王莽篡漢而廢但封長沙真定河間中山者與帝同出於景帝也長沙春陵之太宗真定常山王憲之後改封者今復降爵為侯以服屬已疏也

丁巳以

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

良帝叔父

章興帝兄子也

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

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保

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有司奏列侯
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
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賢曰武始縣屬魏郡
富平縣屬平原郡

庚午以

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公

平帝元始四年改紹嘉公

曰宋公承休公曰鄭
公今又改鄭曰衛

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為

大司徒

郡國志沛郡在雒陽
東南一千二百里

丙子行大司空馬成復

為揚武將軍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

宛於元

詔過家

上冢賜穀二萬斛

上時掌翻

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

功臣增邑更封

更工
衡翻

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

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

禹食昌安夷
安淳于高密

四縣賢曰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余據西漢以高密為王國東漢為侯國屬北海國賢所云蓋侯國也

李通

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

固始侯國屬汝南郡故寢縣也帝更名史

記正義曰孫叔敖以寢丘土寢薄取為封邑李通又募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改名固始膠東西漢以為王國帝以為侯國併屬北海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

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

耗忍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

樂音
洛復

扶又
翻

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

不對

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陳讀曰陣

此非

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

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

去羌呂翻

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

不令以吏職為過

恐其以職事有過而失爵邑也

遂罷左右將軍官耿

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

上時掌翻

皆以列侯就第加位

特進奉朝請

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

鄧禹內行淳備

行下孟翻

有子

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

世濫資用國邑不修產利

凡用度皆資於國邑不事生產作業及營利也

賈復

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

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

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

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

回容猶今言回護也賢曰回曲

也曲法以容也

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

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益州傳送公孫述誓

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灋物始備

賢曰誓無目之人也為樂師取

其無所見於音審也郊廟之器搏弄之屬也樂器鐘磬之屬也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孔穎達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謂蓋也輿者車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余謂法時兵革既息天

下少事文書調役

調徒
弔翻

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甲

寅以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

朝直遙
翻下同

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

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

數所
角翻

上

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識記

識楚
諧翻

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顧其有才能何況

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

復扶又翻間古覓翻
見賢遍翻下以意推

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

逡巡却
退貌

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

傳旨使
融出也

它日會見迎詔融

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

賢曰日者
猶往日也

故命公暑熱且自

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

重直
用翻

五月匈奴寇河東

十四年夏邛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雋太守

郡國志越巂郡在雒陽西四千八百里
雋音髓叩渠容翻任音士上時掌翻

秋會稽大疫

郡國志會稽郡在雒陽東
三千八百里會古外翻

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

使奉獻

莎素木翻
鄯時戰翻

西域苦匈奴重斂

斂力
贍翻

皆願屬漢復

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

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

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

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

易以
豉翻

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

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

去羌呂翻

刑罰在衷無取於輕

衷中也適也

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

高帝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定

律九章

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灋

文帝元年除收斂相坐法十三年除肉刑

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

斷丁

亂翻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

按嘉傳及刑法志並

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畧而不載也

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

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

厭於葉翻

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

於左

體政體也傳音附

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

典事下公卿

下避嫁翻

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

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果桃

菜茹之饋集以成賦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灋

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

賢曰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

相匿以文避法焉

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

復扶又翻

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

尚書

呂刑之言

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

內稱治

治直吏翻

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

人易犯之所致也

易以
政翻

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

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

好呼
到翻

言無

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

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

扶復

又翻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

厭一
葉翻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賢曰成禮具禮也言
不以非命而降其葬

禮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說傳說也

音悅孔安國曰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

切言以自警陸德明音瞑莫遍翻眩玄遍翻徐又呼

縣翻瞑眩

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

困極也

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

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累力瑞翻

丁未有星孛於昴

昴七星西方之宿也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黃道之所

經也孛

蒲內翻

以汝南太守歐陽歆為大司徒

郡國志汝南郡在雒陽南

六百五十里

歆許及翻

匈奴寇鈔日盛

鈔楚交翻

州郡不能禁二月

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

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

郡國志雁門郡在雄

陽北一千五百里代郡在雄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

匈奴左

部遂復轉居塞內

復扶又翻

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部數千人

每部各數千人也

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

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

濟子禮翻

蒼為東平公延為淮

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

公

邪音耶

癸丑追謚兄續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

續功業不就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

其少貴

少詩照翻

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

平陰緱氏二縣皆屬河南尹緱工侯翻

其後章遷梁郡太守

梁郡在碓陽東南八百五

十興遷弘農太守

郡國志弘農郡在碓陽西南四百五十里

帝以天下墾

田多不以實自占

占之瞻翻

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

州郡檢覈

覈者考其實也下戶稼翻

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

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

度徒洛翻

呼火故翻

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

羸倫為翻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

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

陽不可問

宋白曰漢割秦南陽河南二郡之西境置弘農郡義取弘大農桑為名

帝詰吏

由趣

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為何如也

吏不肯服抵言

於長壽街上得之

抵欺也賢曰長壽街在洛陽城中

帝怒時東海公陽

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

敕教戒也

當欲以墾田相方

耳

敕教也戒也相方求問其墾田之數以相比也

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

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

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

虎賁將虎賁中郎將也將即亮

翻

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

首式救翻

上由是益竒愛陽

為立

陽為太
子張本

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長知
兩翻

冬

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歆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

罪千餘萬下獄

下避
稼翻

歆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

自歐陽
生傳伏

生尚書至歆八
世皆為博士

諸生守闕為歆求哀者千餘人

為于
偽翻

至

有自髡剔者

毛晃曰剃髮曰髡
盡及身毛曰剔

平原禮震年十七

禮姓
也左

傳衛有大
夫禮孔

求代歆死帝竟不赦歆死獄中

十二月庚

午以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

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

柳

復扶又翻

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

揚武將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奴

治直

之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

杜佑曰雲州治

雲中縣縣界有高柳城闕駟曰高柳在猗氏縣北百三十里鄴道元曰高柳縣故城舊代郡治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嶺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

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

麥秀兩岐

蠶月既採桑斫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葉茂盛麥率一莖一穗罕有兩岐者故以

瑞為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樂音洛

安平侯蓋延薨

蓋古蓋翻

交趾麓泠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

師古曰麓泠音麋零交州外域記曰

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有雒將銅印青綬宋

白曰峯州漢

麓泠縣地

交趾太守蘇定以灋繩之徵側忿怨

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

俚皆應之

郡國志曰南郡秦象郡地在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宋白

曰愛州漢九真郡治胥浦縣

驩州漢日南郡治朱吾縣

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

都麓泠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三月辛丑晦

日有食之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

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

武帝置期門郎掌執兵送從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

郎置中郎將漢儀虎賁騎鶡冠虎文單衣度徒洛翻從

千容翻

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

守式又翻相息亮翻

對曰死得其

賁音奔

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

復扶又翻

上大笈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

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

下遐稼翻

聽羣盜

自相糾擿

賢曰擿猶發也他狄翻

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

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

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悞捐城委守者皆

不以為負

賢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負也悞而繼翻又奴亂翻

但取獲賊多少

為殿最

殿丁旬翻

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

更工衡翻賊

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

稟給也帥所類翻

使安生

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盧芳與閔堪使使

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

繒慈陵翻

因使

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

月

朝直遙翻下同

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

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

復扶又翻下同

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馬援奏宜

如舊鑄五銖錢

廢五銖錢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元年

上從之天下賴

其便盧芳入朝南及昌平

昌平縣屬上谷郡賢曰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

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

謚法慈惠愛親曰孝

初懷縣大姓李

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

熹許記翻又讀曰熹治直之翻

二

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

為子偽翻

熹終不

聽及良病上臨視之間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
犯罪懷令趙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
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復扶又翻既薨上追思良乃賞

出子春

實時夜翻赦也

遷憲為平原太守

郡國志平原郡在雒陽北千三百里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考異曰帝紀乙亥晦袁紀乙未據長歷三月丙申朔帝紀誤

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

章陵故春陵帝更名

五月乙卯還宮

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

妖賊李廣攻沒皖城

賢曰

皖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妖於驕翻皖音下板翻

遣虎賁中郎將馬援

驃騎將軍段志討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郭后寵

衰數懷怨懟

數所角翻
懟直類翻

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

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

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

好呼到翻

父不能

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

賢曰得猶制御也司馬
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

得之臣父不能得
之子況卑下乎

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

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

量音良

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賢曰左右猶向
背也言其齊等

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

郡國志中山國在雒陽北一千四百里

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

為王 甲申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

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

少詩照翻

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

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治直之翻

十二月還自章陵

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

復扶又翻

帝賜賢西域

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

不可假以大權

唐氏族志伯益之後封於鬲鄉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郡國志敦

煌郡在雒陽西五

千里敦徒門翻

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

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

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連兵入塞

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

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是始入塞為寇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

數所角殺略吏民詔拜襄賁令祭彤為遼東太守

賢曰襄賁

翻下同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郡國志遼東郡在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祭則介翻彤當作

彤肱有勇力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

從弟也

從才用翻

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

車船修道橋通障谿

障與嶂同山也山谿為阻則治橋道以通之

儲糧穀拜

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賢曰扶樂縣名屬九真郡余謂

賢說誤矣九真郡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實免次年封為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註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逕其北

南擊交趾

十八年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

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

宕渠縣屬巴郡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

賢曰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
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師古曰宕音徒浪翻 帝遣吳

漢等將萬餘人討之 甲寅上行幸長安三月幸蒲坂

蒲坂縣屬

祠后土 馬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河東郡

至浪泊上

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按馬援既平交趾奏
分西里置封溪望海二縣水經曰葉榆水過

交趾麓泠縣北分為五水絡交趾郡中其南水自麓泠
縣東逕封溪縣北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

進屯焉宋白曰馬援自九 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

真以南隨山刊木至日南

谿 禁谿水經註及越志皆作金谿其地蓋在麓泠縣西
南水經註曰徵側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之竺芝扶

南記曰山溪瀨中謂之究賢曰其地今岑州 賊遂散走
新昌縣也余按唐志新昌縣屬豐州岑字誤

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戊申上行幸河內戊子還

宮 五月旱 盧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

復扶又翻

與閔堪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

中十餘年病死 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

郡國志廣漢郡在雒陽西三千里巴郡在雒陽西二千七

百里蜀郡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

圍成都百餘日秋

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

編竹木以渡水大曰筏小曰桴

泅江下

巴郡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

於南郡長沙而還

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冬十月庚辰上幸

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楚之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

還祠章陵十二月

還宮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置州牧事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至哀帝建

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

議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

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

穆次第當為元帝後

昭讀為侶音韶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

於太廟

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

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
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為祖昭
帝為曾祖故追尊及祠之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

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祭祀志曰時詔曰宗廟處所未定且

裕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
歲時且各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
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者南陽太守
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
宗廟皆為侍祠馬援斬徵側徵貳妖賊單臣傳鎮等相聚

入原武城

妖於驕翻單音善
原武縣屬河南尹

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

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

數所角翻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

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

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

小挺緩令得逃亡

賢曰挺解也余據禮記月令挺重囚挺寬也音待鼎翻

逃亡則

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

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

等至居風降之

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真郡今愛州交州記曰居風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

十里山有風

嶠南悉平

賢曰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居廟翻考異曰援傳作

門常有風

都羊帝紀作都陽今從紀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擊交趾十九年四月斬側貳等因擊都陽等降之援傳十

七年拜伏波將軍討側貳十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斬側貳蓋紀之所書者援奏破側貳及傳側貳首至雒之時也沈懷遠南越志云徵側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援傳近是今從之 援與越人申

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賢曰駱者越別

名林邑記曰日南盧容浦通銅鼓外越銅鼓即越駱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

閏

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為王 郭后既廢太子彊

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

殆

說輸芮翻處昌呂翻近其靳翻

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

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

數所角翻

上不忍遲回

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

春秋公羊傳曰立嫡

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東海王陽

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

子之情重久違之

重難也

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

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灋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

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

之情愈篤

論語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

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

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

間古覓翻處昌呂翻

亦

何以過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

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

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

施而門無遊俠

西都之季萬章樓護陳遵等皆俠遊於貴近之門至於此時亦有杜保王磐之

徒好呼到翻施式
鼓翻俠戶頰翻

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

姓譜

鮮于本于姓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支子
仲食采於于因以鮮于為氏哀蒲侯翻

知其有用猶

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

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

少詩沼翻為于偽翻

是以世稱其忠上

以沛國桓榮為議郎

沛國即沛郡建武二十年中山王輔徙封沛始為國續漢志凡郎官

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
騎惟議郎不在直中議郎秩六百石

使授太子經車駕

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

難乃旦翻

榮辨明經義每以禮

讓相厭

厭服也一葉翻

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

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汝南

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

鍾興為公羊春秋嚴氏學也

賜

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

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

復扶又翻

而興遂固辭不受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

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

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

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蔡質漢儀曰雒陽十二城門

門一亭賢曰夏門雒陽城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乘繩證翻

主車叩馬

叩近也以刀

畫地大言數主之失

數所具翻

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

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

箠止蓋翻

宣叩頭曰願乞一

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

將何以治天下乎

治直之翻

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

楹

楹柱也

流血被面

被皮義翻

帝令小黃門持之

小黃門宦者也屬少府

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

彊其兩翻

宣两手據地終

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

亡謂亡命死謂犯死罪者

吏

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

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

賢曰彊項言不低屈也

賜錢三十萬宣

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慄當作慄慄音

匹妙翻前書音義曰慄疾也非此義

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

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

復芳目翻下同

父

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

賢曰光武嘗從皇考

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宇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又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

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

任音壬勝也

日復一日

日復之復扶又翻下復增同

安敢遠期十歲乎吏

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笈復增一歲進幸

淮陽梁沛西南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

討之路由越舊

舊音髓

邛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灑

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

勞力到翻

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

越舊郡治邛都任貴

所據宋白曰漢邛都縣唐為雋州越舊縣

遂掩任貴誅之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徒

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

無罪加之以罪曰入百官志太倉令

屬大司農主受郡國漕轉穀秩六百石下邳稼翻

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

竇融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

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辛亥漢薨

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

漢性彊力

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

陳讀曰陣

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

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

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賢曰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

每

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辦皮莧翻具也賢曰即裝

也避明帝

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

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

諱改之

巡曰斤精詳之察也孫炎

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

曰謹慎之察也斤音靳

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

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匈奴寇上黨

天水遂至扶風

郡國志上黨郡在雒陽北一千五百里天水郡在雒陽西二千里

帝

苦風眩疾甚以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

賢曰尚書

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註云臨終之命曰顧命顧音古雒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余謂廣室者寢

殿也據晉書元帝紀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會
令夏施青絳帷冬施青布則廣室之為寢殿明矣

疾瘳召見興

見賢通翻

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

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

感動左右帝遂聽之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

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為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

事

彊其兩翻復扶又翻
任音壬朝直遙翻

遂罷之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

河內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壬辰以左

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乙未徙中山

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

豐盛莫比

況郭后弟也數思況者以慰后心耳數所角翻

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之

勞力到翻

援曰

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

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

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魯

東海楚沛國

皆諸皇子封國也後東海王彊兼食魯郡而都於魯時猶為魯王興國

十

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壬寅車駕還宮馬援

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

賢曰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

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

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

復扶又翻

居高堅自持勉思

鄙言松統之子固友之子也 劉尚進兵與棟蠶等連

戰皆破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韋

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

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韋其先人惡行也郡國志本屬益州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置永昌郡治不韋史記正義不

韋縣北去葉榆六百里

斬棟蠶帥西南諸夷悉平

帥所類翻

烏桓與

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

被皮義翻

其

居止近塞

近其新翻

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

辜

五郡謂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也

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

蕭條無復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塞稍

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

外白山者最為彊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

考異曰

劉昭注補後漢書志亦謂之績漢志其郡國志注云中郎將馬援誤也帝紀冬十月遣援出塞擊烏桓援傳十

二月出屯襄國明年秋將三千騎出高柳袁紀在八月祭彤事前今從之

鮮卑萬餘騎寇

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

被皮義翻陳讀

陣曰虜大犇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

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

裸郎果翻怖普布翻復扶

又翻冬匈奴寇上谷中山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

并西域數攻諸國

橫戶孟翻數所角翻

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

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

見皆流涕稽首

鄯上扇翻稽音啓

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

邊未服皆還其侍子

史所謂量時度力也

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

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

敦煌徒門翻

願留

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
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雒陽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戊辰地震

冬

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 癸丑以光祿勳杜林為大

司空 初陳留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

火尋滅

江陵縣屬南郡

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

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

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

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策簡

策編簡為之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國史亦用簡策此書諸策即史策也尚書古文書以八寸策

是

歲青州蝗

青州郡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

匈奴單于興死子左

賢王烏達鞮侯立復死

鞮丁奚翻

弟左賢王蒲奴立匈奴中

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

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

人畜饑疫死耗太

半

賢曰三分損一為太半

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

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

考異曰帝紀是歲匈奴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

使茂報命按明年又有比遣使詣西河內附然則茂所報者非比也今從南匈奴傳

烏桓乘匈

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

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降戶江翻

西域諸國侍子

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

善攻殺龜茲王

龜茲前書音丘慈賢曰今龜音丘勿翻茲音沮惟翻蓋急言耳

鄯善王

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

復扶又翻下同

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

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

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任其所從

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

南羌

南羌即湟中諸羌從子容翻

乃表河曲列四郡

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也

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

斷

管翻氏

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

音支

景元默養民五世

高惠及呂后文景為五世

財力有餘士馬彊盛

故能睹犀布璆瑁

璆音代瑁音妹

則建珠厓七郡感蒟醬竹

杖則開牂牁越雋

蒟音矩牂音藏雋音髓

聞天馬蒲萄則通大

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開苑囿廣宮

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

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觀古玩翻師古曰視讀曰示觀視之者示之令觀也及

賂遺贈送

遺于季翻

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勝音升

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

榷古岳翻酤古暮翻

莞鹽鐵鑄白金

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

畜許救翻

民力屈

屈其勿翻

財用

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

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

使疏吏翻衣於
既翻斷丁亂翻

然後勝之是

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

所悔哉

事並見
武帝紀

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

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

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

別彼
列翻

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

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

畜許
救翻

與漢隔絕

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

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

使置質于漢

樂音洛數所角翻質音致謂侍子也

願請都護聖上遠覽

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

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禹貢曰西戎即序即就也序次也禹

就而序之非尚威服致其貢物也師古曰昔周公相成王越棠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却走馬事見十三卷

文帝元年



資治通鑑卷四十三

臨澤直隸
金澤直隸
知縣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彭希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

漢紀三十六

起強圉協洽盡上章君灘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

郡國志南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蠻即

緣沔諸山蠻也杜佑曰時南郡沔山蠻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

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

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九月辛未以陳留

王況為大司徒

賢曰王音肅姓也

冬十月丙申以太僕張純

為大司空 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

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范書曰長沙武陵蠻名渠帥曰精夫槩瓠之後也

遣劉尚發兵萬

餘人泝沅水入武谿擊之

賢曰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

湖入江武谿在今辰州盧谿縣西百八十里即五谿之一也沅音元

尚輕敵深入蠻乘險

邀之尚一軍悉沒 初匈奴單于興弟右谷蠡王知牙

師以次當為左賢王

谷蠡音鹿黎

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

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

真韃日逐王

真音郁韃
居言翻

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

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

單于長子我當立

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
傳單于與殺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

亂呼韓邪之約而比則烏珠留之長子也比自謂若父
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為單于何待至與而始傳
其子也師古曰谷
音鹿蠡盧奚翻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

匈奴諸王歲
正月會單于

庭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

監古
銜翻

及單

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

河太守求內附

郡國志西河郡在雒陽北千二百里守式又翻

兩骨都侯頗覺

其意會五月龍祠

匈奴諸王每歲五月會龍城祠南匈奴傳曰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

月五月九

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

南匈奴傳

月戊日

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鞹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漸當作

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

斬傳誤寫加水旁耳

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

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是歲

鬲侯朱祐卒

范書朱祐傳二十四年卒

祐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

受降

將即亮翻
降戶江翻

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

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

樂音洛

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匈奴八部大人共議

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

禦北虜事下公卿

下遐
稼翻

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

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

五官中郎
將掌五官

郎杜佑曰漢制三署郎年五十
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屬左右署

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

受之

事見二十七卷宣
帝甘露黃龍間

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

夷完復邊郡

時邊郡皆創殘有南匈奴為扞蔽則可以完復矣

帝從之

秋七

月武陵蠻寇臨沅

賢曰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今朗州武陵縣

遣謁者李

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

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

被皮義翻

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

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

賢曰矍鑠勇貌也

遂遣援率中郎

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

酈道元註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

溪楠溪酉溪瀟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楠作朗瀟作武賢曰五溪在

今辰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

索盡也愔於今翻索

昔各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

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賢曰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余謂調和也

援固已慮耿舒之難與共事梁松實固之通言矣惡焉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

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

賢曰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

縣西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

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

徼古弔翻貊莫百翻

太守

祭彤招降之

降戶江翻

彤又以財利撫約鮮卑大都護偏何

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

種章勇翻駱驛相繼也款叩也至也

彤曰審欲立

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

首二千餘級特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

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朝直遙翻

彤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

死力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

莫者左賢王之名

將兵萬餘

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

怖普布翻

却地千餘里北部莫韃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

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

監護

復扶又翻
監古銜翻

遣侍子修舊約

舊約宣
帝舊約

戊申晦日有

食之

馬援軍至臨鄉

水經註武陵郡沅南縣建武中所置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

為名縣治故城昔馬
援討臨鄉所築也

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

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

虎賁中郎將掌
虎賁郎賁音奔

獨拜牀

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

梁松字伯孫
尚帝女舞陰

公主爾雅曰女
子之夫為婿

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

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賢曰喜許吏翻

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

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

好呼到翻下同

妄是非政灋

賢曰謂譏刺時政也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惡烏路翻行下孟翻下同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

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

樂音洛

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

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

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賢曰鶩鴨也鶩莫卜翻毛晃曰舒亮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

曰鴨野生而高飛者曰鶩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

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

龍姓述名賢曰山都縣名

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長知兩翻

季良者越騎司

馬杜保也

百官志越騎校尉其屬有司馬秩千石

皆京兆人會保仇人上

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

兄子而梁松實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

補敗

遺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

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

賢曰零陵

今永州守

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

賢曰下雋

式又翻

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宋白曰岳州巴陵縣漢地理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即此地按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資水沅水合東流注之則宋說為是賢說非雋字充翻有

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

水經註夷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

接壺頭山山下水際有馬援停軍處賢曰壺頭山在今辰州沅陵東

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賢曰充縣名屬武陵郡充昌容翻

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曰費糧不

如進壺頭搯其喉咽

搯持也咽音烟喉嚨也

充賊自破以事上之

上時掌翻下同

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

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

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中竹仲翻

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

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

為于偽翻

耿舒與

兄好時侯弇書曰

好時縣屬扶風時音止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

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

得進大衆怫鬱行死

師古曰怫鬱憂不樂也怫符弗翻怫鬱氣蘊積而不得舒也行死謂

行將疫死也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

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

賢曰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

留也賈音古

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

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

監古銜翻

會援卒松因是

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郡國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應邵曰

古息國其後東徙加新字

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

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

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

實能輕身勝障氣

障與痺同

軍還載之

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

犀

文犀犀之有大彩者

帝益怒援妻孥惶懼

孥音奴子也

不敢以喪還

舊塋豪葬域西

賢曰豪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豪馬援傳作城西說文曰榮墓地廣雅

曰塋域葬地也

賓客故人莫敢弔會

不敢弔及會葬

嚴與援妻子草索

相連詣闕請罪

索音各翻

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

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

上時掌翻下同

前雲陽令扶風朱

勃

雲陽縣屬左馮翊有秦雲陽宮鈞弋夫

諸闕上書曰

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

難乃旦翻

觸冒萬死經營隴冀

謂征隗焉時也

謀如涌泉執如轉規

規圓也 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脛

零音憐 建武十

一年援擊破先零飛矢貫脛脛形定翻

出征交趾與妻子生訣

征交趾事 見上卷十

七年十八年十九年

間復南討

復扶又翻

立陷臨鄉師已有業

業緒也

未

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

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

屯絕地不生歸哉

樂音洛

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

塞漠

謂討烏桓

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

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

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

怖普布翻

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

為之訟

為于偽翻

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

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

事見十卷

高帝三年間古覓翻

豈復疑以錢穀間哉

復扶又翻

願下公卿平援功

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

下邳稼翻厭一葉翻

帝意稍解初勃

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辭言嫺雅

賢曰嫺音閑嫺雅猶言沈

靜也余謂嫺習也屈原傳嫺於辭令

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

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

卒子恆翻終也
賢曰稟受也

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

宰

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傳賢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

及援為

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

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謁者南陽

宗均監援軍

宗均列傳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宗俱碑按後漢宋均傳均族子意意孫

俱靈帝時為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碑龜膊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其姓皆作宗而列傳轉寫為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繆

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

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

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

降戶江翻

均曰夫

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

境有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竟讀曰境

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

沅陵長

調徒吊翻

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

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

帥所類翻

於是均

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

為于偽翻還從宣翻又如

字羣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上嘉

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

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當先過家今使過家上

冢所以示寵榮也上時掌翻

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

屬

考異曰帝紀今春既著烏桓來朝歲末又紀是歲烏桓朝貢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

耳詔封烏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

帥所類翻長知兩翻

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

種章勇翻

給其衣食

遂為漢偵候

偵丑鄭翻

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

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

掠居人

掾俞絹翻黠下八翻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但委主降掾吏

賢曰蓋當時權置也

降戶江翻

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

西都置護烏桓

校尉至王莽時烏桓叛校尉由是罷關駟十三州志曰
護烏桓擁節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既而
并於匈奴中即將余據匈奴中即將亦此時方置未知并於匈奴中即將果何時也校戶教翻誠有益

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

谷寧城

賢曰寧城縣名前書寧作寧寧寧兩字通也杜佑曰寧城在媯川郡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吐敦

城

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質音致

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

百官志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

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
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
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
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

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
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俸錢穀各半奉音扶
用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翻

初作壽陵

賢曰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久長之義也

帝曰古者帝王

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

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

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

謂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

今所制地不過

二三頃無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賢曰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

停水而已陂音普何翻池音徒河翻

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迭興謂易姓而王者

詔遣中郎將段彬

彬丑林翻

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

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

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曰辟讀曰壁

使

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

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

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

賢曰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宋白曰漢雲中故

城在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趙武侯所築

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

之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

五骨都侯

韓氏骨都侯當于骨都侯呼衍骨都侯郎氏骨都侯粟藉骨都侯凡五薁鞬居言翻

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為單于月餘

日更相攻擊

更工
衡翻

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

侯子各擁兵自守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

帶璽綬

南匈奴傳黃金璽

璽綬賢曰璽音戾草名

以戾草染綬因以為名別漢諸侯王制戾綠

色綈紫青色音瓜

璽斯氏翻綬音受

車馬金帛甲兵什器

賢曰古之師行二馬為什食器

之類必供之故曰什物食具

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

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

糒音備
糗也

令中郎將將弛

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叅辭訟察動靜

弛刑者弛刑徒也說文弓解曰

弛此謂解其罪而輸作者處昌呂翻 考異曰帝紀今年春使段彬賜璽綬置使匈奴中郎將據匈奴傳賜璽綬在秋其置中郎將亦未知決在何時或 單于歲盡輒者今春置之至是更為之約束制度耳

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

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

音 閼

煙氏 音支

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

民歸於本土

前此避匈奴內徙者令皆歸復本土

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

城郭

將即亮翻下同治直之翻

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

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上乃悔前徙

之徙民見上
卷十五年

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

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

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復扶入翻

因使

段柳王郁留西河擁護之

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西河美稷杜佑曰汾州隰城縣

有美稷鄉即漢美稷縣也隰城漢之茲氏縣也

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

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

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

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目

丑偵

鄭翻賢曰還
音力賀翻

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

兵每到南部下

鈔楚交翻

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健

日逐耳

莫於六翻號居言翻

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況薨五月丁丑詔

司徒司空並去大名

去羌呂翻

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大將

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僕趙熹為太尉大司農

馮勤為司徒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

自北地以東南部分

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詣武威求和賢曰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是也

帝召

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
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
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

復扶
又翻

下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朗陵侯臧宮揚虛

侯馬武上書曰

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水經註揚虛縣
屬平原漯水逕其東南河發源於此

匈

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

稽音
啓

虜今人畜

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

在陛下

縣讀曰
懸下同

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

墮武事乎

左傳曰大福不再崩通曰時難得而易失易以豉翻墮讀曰隤

今命將臨塞

厚縣購賞

將即亮翻縣讀曰懸

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

如句

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

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

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

剛弱能制疆

賢曰黃石公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舍近謀遠者

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

舍讀曰捨

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疆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

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

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見論

語

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恒戶登翻

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

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上問趙熹以久長

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

興續之次子石章之子續之嫡孫也

是歲帝舅壽張恭侯樊宏薨

壽張縣屬

東平國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帝避叔父趙王良諱改曰壽張宏帝舅也謚敬侯曰恭侯溫公避國諱也

考異

曰袁紀宏皆作
密今從范書

宏為人謙柔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

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

朝直遙翻下同上時掌翻

手自書寫毀削草

本公朝訪逮

逮及也

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瀆帝甚

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

見

復扶又翻

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

古夫婦合

葬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也同墳異藏自宏始

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

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

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

謂以下讓天

故優以大封食

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鐘虞之樂

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鶡

尾屬虎賁中郎將旄頭注見前爾雅木謂之虞所以懸鐘磬也說大曰虞飾為猛獸虞音巨

擬於

乘輿

乘繩證翻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初馬援

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為游

俠

俠戶頰翻

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

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

磐字子石屏必郢翻

而

反游京師長者

賢曰長者謂豪俠者也余謂長者正指諸貴戚耳前所謂長者家兒可以緊推

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

肅復出入王侯邸第

復扶又翻

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

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

天下重開

种持中翻重直龍翻

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

賢曰

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

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

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

得幸於沛王

賢曰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

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

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

諸王賓客更相牽引

更工衙翻

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

與讀曰豫

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秋八月戊寅東海

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濟子禮翻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

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

原鹿縣屬汝南郡春秋之鹿上也可言可任也

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

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

為于

偽翻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

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

以輜車乘馬

乘繩證翻

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

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

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

下三府議酬答之宜

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見賢遍翻下遐稼翻

司徒掾班

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

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

數術數也

言入其術中也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

親

數所角翻下同

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

合市與漢和合為市也

重遣名

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

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

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

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

賢曰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

余謂適當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

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

恩追念先祖舊約

謂呼韓邪舊約也上時掌翻

欲修和親以輔身安

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

為于
偽翻

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

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

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

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

事並見
前紀

今

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

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

長知兩番
背蒲妹翻

將即
亮翻

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

惟思

又

以北單于比年貢獻

比毗
至翻

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

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

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

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

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

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

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韞九一

賢曰韃音居言翻
方言曰藏弓為韃

藏箭為韞九即箭箠
也韞與韞同徒谷翻

矢四發遺單于

遺于季翻

又賜獻馬左

骨都侯右谷蠡王

谷音鹿
蠡音黎

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

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

等管三十六簧

劉昫曰女媧氏造匏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爾雅謂之巢大者曰竽小者曰和竽煦也立春之氣煦生萬物也竽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和管十三宮管居中今之竽笙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復八音矣瑟註見前空侯世本云空國侯所造劉昫曰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廟或曰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為塋侯或謂師賢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願復裁賜今案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賢曰言更請裁賜也余謂裁量也量多少以賜也復扶又翻

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

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贐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
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
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論語記孔子之言

何事污七十二代

之編錄

賢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

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汙烏故翻

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

敢復言

復扶又翻

甲子上幸魯濟南

濟子禮翻

閏月癸丑還宮

有星孛于紫宮

孛蒲內翻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為中

山王 五月大水 秋七月丁酉上行幸魯冬十一月

丁酉還宮

膠東剛侯賈復薨

謚法能補前過曰剛此直以賈復剛毅而謚之

耳

考異曰本傳在三十一年今從袁紀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

圍解急身被十二創

喪息浪翻數所角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帝以復敢深

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

常以復自從也

故復少方

面之勲

少詩沼翻

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

之功我自知之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有食之 蝗 京

兆掾第五倫

倫之先齊諸田徙長陵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掾俞絹

領長安

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

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

賢曰將謂州將說輸芮

將即亮翻

安能動萬乘乎

乘繩證翻

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

百官志王國官有禮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

工長主醫藥永巷長主宮中婢使祠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長知兩翻

中元元年

洪氏隸釋曰城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棧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

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證據甚明宋莒公紀元通譜云紀志俱出范史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密以意刪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元是亦憲章於此司馬公作通鑑不取其說余按考異溫公非不取宋說也從袁范書中元者從簡易耳春正

月淮陽王入朝第五倫隨官屬得會見見賢通翻帝問以政事

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復扶又翻帝謂

倫曰聞卿為吏第婦公

彭第音

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

工過

禾翻從才用翻飯扶晚翻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少詩照翻實

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帝大笑以

倫為扶夷長賢曰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水經注夫夷縣在邵陵西未

到官追拜會稽太守會古外翻守式又翻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

之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風俗通曰岱始

也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上感此文乃

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察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

者凡三十六事讖楚譜翻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復扶又翻史記

集註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

上乃許

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

元封故事

武帝封禪故事也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有石檢十枚列於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五尺廣三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

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

玉牒其中梁松等爭以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

必五色

舊制用石蓋各依方色也

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

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

從祀也

從才用翻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

到山上

郭璞註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二百步

更衣

易服乃即事也更工衛翻

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

封之

璽斯氏翻

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

騶側尤翻

發壇上方石

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

覆敷救翻

尚書令以五寸印封

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

謂復故道而下山也

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於梁

陰

梁父之陰也禪時戰翻

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

從從祀也從才用翻

如元

始中北郊故事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 夏四月癸

酉車駕還宮已卯赦天下改元

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

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紀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為繆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憲章於此今從袁紀范書

上行幸長安五月乙丑還宮 六月辛卯以太僕馮

魴為司空

魴符方翻

乙未司徒馮勤薨 京師醴泉湧出

爾雅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又有赤草生於水崖

賢曰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

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週而復始

郡國頻上甘露

上時掌翻下同

羣臣

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

賢曰太史史官之長也撰

雖免

帝不納帝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

史官罕得記焉 秋郡國三蝗 冬十月辛未以司隸

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

郡國志東萊郡在雒陽東三十一百二十八里訢許斤翻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

地祇

上時掌翻

遷呂太后廟主于園

以呂太后幾危劉氏也賢曰園謂塋域也於中

置四時上祭

上時掌翻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是歲

起明堂靈臺辟雍

賢曰漢官儀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

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漢宮闕疏曰靈臺高三大十二門楊街之雒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

宣布

圖讖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

見四十卷
建武元年

由是信

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

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

見賢
通翻

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

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

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

益圖書矯稱識記

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識緯符

命之類是也

伎渠綺翻

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註古賣翻又戶卦翻

焉於虔翻遠于願翻

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

術甚為明矣

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

而乃欲聽納識記

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賢曰言偶中也

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述五

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

處昌呂翻

帝謂譚曰

吾欲以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問其

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

復扶入翻

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

將下斬之

將資良翻持也領也

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

安郡丞

賢曰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余據郡國志建武十六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廬江郡

譚出為郡丞不必在是年通鑑因靈臺事併書於此

道病卒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

逵能傳會文致最差賈顯

鄭興事見四十二卷七年明帝永平中賈逵上言左

氏與圖識合明劉氏為堯後帝嘉之歷遷侍中領騎都尉甚見信用傳讀曰附

世主以此論

學悲哉逵扶風人也

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鞬單于

鞬丁帝

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

繒綵陵翻

是後遂

以為常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戊戌帝崩

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是乃罷

日過中則昃朝

直遙翻數引公卿郎將

數所角翻

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賢曰分猶半也

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

間古覓翻

陛下有禹湯之

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

自樂此不為疲也

樂音洛

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

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

音量

良度徒洛翻

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太尉趙熹

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

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

宮省即宮禁也

與百僚無別

別彼列翻

熹

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

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

諸王國各置邸洛陽

唯得朝晡入臨

臨臨哭也力鳩翻下同

整禮儀嚴門衛

賈公彥曰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二人守門比干

石皆號司馬殿門內外肅然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

后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

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被皮義翻及郭后黜

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

白水謂光武起於南陽春陵之白水鄉也長知兩翻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

主哉故副主謂舊為太子也長知兩翻當為秋霜母為檻羊賢曰秋霜肅殺於物

檻羊受制於人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

王邪彊得書惶怖怖普故翻即執其使使疏吏翻封書上之上時掌翻

明帝以荆母弟

帝及荆皆陰后所生

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

在

河南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

帝王紀曰原陵在臨平亭東南

去雒陽十五里水經註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大河逕其北

夏四月丙辰詔曰

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

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帝譙言年尚少壯思慮輕淺故

須賢人輔弼賴恃也左右助也左右音佐佑

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

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

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賢曰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驃匹妙翻掾俞絹翻蒼嘗薦西曹掾齊國

吳良

百官志西曹主府史署用掾秩比四百石

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

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

復扶又翻下同

今以良為議

郎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

羌無弋爰劍玄孫研

居湟中至豪健羌中號其種為研種至研十三世孫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而先零卑湍並皆強富滇良集諸雜種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奪居大榆中地繇是始強

滇音顛零音憐

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

與弟滇岸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

敗補邁翻賢曰允音

鉉街音皆屬金城郡故城在今涼州
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城
於是守塞諸羌皆

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

賢曰允吾縣名屬金城郡

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允音鉉吾音牙杜佑曰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縣

鴻軍

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

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監古銜翻

是歲南單于莫死弟汗立

為伊伐於慮鞬單于

鞬丁奚翻

顯宗孝明皇帝上

幼名陽後改名莊伏侯古今註曰莊之字曰嚴謚法照臨四方

曰明光武

第四子也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

已下即以下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同

朝于原陵如元會儀

朝陵如元會儀事死如事生也朝直遙翻

乘輿拜神坐

乘繩證翻坐徂卧翻

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

上時

掌翻下同

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

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

夏五月高密元侯鄧

禹薨

謚法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元此特以鄧禹中興元功而謚之耳後世謚法始有茂德丕績曰

元

東海恭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駱驛不絕

驛傳遞馬也左傳謂之乘驛者乘驛馬也西漢謂之置傳馳傳駱驛往來不絕也

詔沛王輔濟

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省疾

省悉景翻

戊寅彊薨臨終上書

謝恩言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

言身既天死而

子孫又貽上之人憂慮也天於紹翻復扶又翻下同

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

息子也政

其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

下新罹大憂

謂光武崩也

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

供居用翻養羊亮翻數所角翻

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

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

哀

賢曰津門雒陽城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李尤銘津門位未

使大司空持

節護喪事

百官志司空掌水土事大喪掌將校復土今使護藩主喪殊禮也

贈送以殊

禮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

况栩

羽翻帝追惟彊深執謙儉惟思也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

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斂力茅車瓦器物

賻翻

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

秦曰

將作少府景帝改為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

秋

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

降户江翻

山陽

王荆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冀天下有變帝聞之徙封

荆廣陵王遣之國

郡國志廣陵在雒陽東一千六百四十里

遼東太守祭

彤使偏何討赤山

偏氏高辛後急就章有偏呂何

烏桓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

里鮮卑傳云偏何擊漁陽赤山烏桓欽志責蓋欽志責本赤山種而居漁陽塞外也

大破之斬其

魁帥

帥所類翻塞外震驚誓之涉翻

西自武威東盡玄菟

郡國志武威郡

在雒陽西三千五百里玄菟郡在雒陽東北四千里菟同都翻

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

悉罷緣邊屯兵

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

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

度

光武建武二年立南郊中元元年立北郊於雒陽城北四里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漢官儀曰北郊壇在

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

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

記曰歌者在上帝貴人

聲也天子樂舞八佾六十四人八八六

十四人也

佾音逸舞行列也上時掌翻

好時愍侯耿

弇薨

時音止謚法在國遭憂曰愍時國有大喪故以謚弇言與國同戚也弇古含翻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

宗尊也尊而祀之以配上

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

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為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

高有僂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董巴與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虫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按古禮備服章天子郊廟衣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晉志曰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至庶人各有等差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衮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故二百餘年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究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禮畢登靈臺望雲物春秋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氏說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註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前書天文志曰歲正月旦旦至食

為麥食至日朕為稷朕至脯為黍脯至下脯為菽
下脯至日入為麻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 赦天

下 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儀禮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官擇士以助祭也

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也

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初行養老

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

更工衙翻

三老服都紵大袍

冠進賢扶玉杖

紵直呂翻說文曰紵縠屬績紵以為美布故曰都紵續漢志進賢冠古縠布冠

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又仲春之月縣道皆案户比民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噉之鳥也欲老人不噉爾雅翼曰刻玉為鳩置之杖端謂之鳩杖亦曰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

乘輿到辟雍禮殿

乘繩證翻

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

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

道讀曰導

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

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

饋進食也醬食味之主故執之

而執爵而醕

醕音盾又土覲翻

祝鯁在前祝饔在後

饔一結翻食室氣不

通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

賢曰宋均曰三老老

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鄭康成曰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都布布名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

三寸長八寸禮殿先聖先師也阼階東階主階也賓階西階也賢曰醬醢也醢嗽也所以潔口也陸德明曰以酒曰醢以水曰漱音義隱云飯畢盪口也音盾老人食多鯁鯁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鯁鯁也都布之美者也進賢冠古緇布冠也玉杖長七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更工銜翻禮畢

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

賢曰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也

諸儒

執經問難於前

難乃旦翻

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

蓋億萬計

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云圜橋門也圍繞也

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

考異曰帝紀載詔大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躬字

榮傳袁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今闕疑

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

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

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

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

門生受業於門者也

上

親自執業

執業猶執經也

諸生或避位發難

發難發疑難也難乃旦翻

上謙

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

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

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

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劔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

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

復扶又翻

皆拜牀下榮卒

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賢曰首陽山在今偃

師縣西北

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

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上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

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

以虎賁官騎

賢曰漢官儀駙騎王家名官騎余據焉傳時賜以北軍胡騎百人便兵善射駙側尤

翻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

受賞賜

數所角翻下同

恩寵俱渥

甲子上行幸長安十一月

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進幸河

東癸卯還宮 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臧罪

下獄死

時羌滇吾叛滇岸來降林奏以滇岸為大豪後滇吾復降林又奏其為第一豪帝怪其一種兩

豪以詰林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下獄後林者融之從兄

子也

從才用翻

於是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

並時

賢曰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也余據融傳融

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勲尚東海王彊女自祖及孫官

沘陽公主友子固尚光武女溫陽公主

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及林誅帝

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是歲

初迎氣於五郊

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兆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壇皆三尺立春

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舞如迎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舞如迎秋

新陽侯陰就子豐尚鄴邑公主公主

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

公主光武女賢曰鄴縣屬南陽郡鄴音櫟

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為醯僮尸逐侯鞮單于

賢曰醢

火奚翻

三年春二月甲寅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免 丙辰以左
馮翊郭丹為司徒 己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

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烜為太子

賢曰烜音
丁達翻

后

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承陰后傍接同
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
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
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

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

悴秦醉翻

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

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

賢曰纖介猶細微也間隙也間古覓翻

后常以皇

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

若數所寵引

見賢遍翻數所角翻下同

輒加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

宮

皇后宮謂之長秋宮

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

冠古玩翻

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

大練

賢曰大練大帛也杜預註左傳曰大帛厚繒也好呼到翻衣於既翻

裙不加緣

緣俞絹翻

朔望諸姬主朝請

朝直遥翻

望見后袍衣踈麓以為綺縠就

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

平者

平決也難平
難決者也

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

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

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

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

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

通寶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雲臺功臣之次以鄧禹吳漢
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

祐祭遵景丹蓋延鉞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為一列馬
成王梁陳俊杜茂傳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
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為一列此序其次不與前
史合鐔音覃又音尋祭則介翻蓋古盍翻鉞音姚馬
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與讀曰預夏四月辛酉封皇子

建為千乘王羨為廣平王

郡國志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郡在碓陽東千五百三十

里地理志武帝征和元年置為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復為廣平國郡國志光武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鉅鹿郡賢曰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千乘今青州縣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乘繩證翻

六月丁卯有星孛於天船北

晉天文志大陵八星在胃北又北九星曰天船一曰

舟星所以濟不通也天漢西南行絡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孛內翻

帝大起北宮時

天旱尚書僕射會稽鍾離意

會古外翻

詣闕免冠上疏曰昔

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

邪

營范書作榮

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

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

齊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

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

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

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

策詔者書

詔於策也

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

遂應時澍雨

說文曰雨所以澍注萬物故曰澍音注

意薦全椒長劉平

全椒

縣屬九江郡賢
曰今滁州縣

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

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

行戶孟翻

獄無繫囚

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察好以

耳目隱發為明

賢曰隱猶私也余謂隱者人耳目之所不及帝好以耳目窺其隱而發之好呼

到公卿大臣數被詆毀

數所角翻下同

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

曳

提讀如冒絮提大帝之提音大計翻擲物以繫之也曳讀曰拽音奚結翻拖也引也一說提曳讀皆如字

常以事怒郎藥松

藥姓松名

以杖撞之

撞直江翻

松走入牀下帝

怒甚疾言曰郎出松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記曲禮之文鄭

曰皆行容止之貌也賢
曰穆穆美也皇皇盛也

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

獨敢諫爭

爭讀
曰諍

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

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敬畏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

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治職

治直
之翻

而以苛

刻為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

爾雅曰雍
雍和也

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

鳴之詩必言宴樂者

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
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

吹笙又曰我有旨酒以宴樂嘉賓之心樂音洛

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

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 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官

曰太子用識文也

賢曰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據璇璣鈴改之漢官儀

曰太子樂令一人秩六百石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太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饒歌軍樂也

壬申

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灾以致戒懼

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

妖而地不出孽則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

魯哀禍大天不降譴

春秋

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異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冬十月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

光武建武六年改春陵鄉為章陵

陵縣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

荊州統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等郡

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

東漢之制冕冠垂旒前後遠延三公諸侯之旒青玉

為珠敕行部去襜帷

爾雅曰襜帷蔽前襜帷者車之前帷也孔穎達曰襜帷山東謂之裳或曰

潼容泯之詩曰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注帷裳潼容也其上有蓋四方旁垂而下謂之襜行下孟翻去冕呂翻襜

蚩占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戊辰還自章陵是

歲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

大宛媯塞王國

媯塞國塞種臨媯水而居者因以為國名莎素禾翻寘徒賢翻宛於元翻媯居

為翻塞悉則翻

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

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

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

敗蒲邁翻中竹仲翻

于寘人復

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

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

復扶又翻妻七細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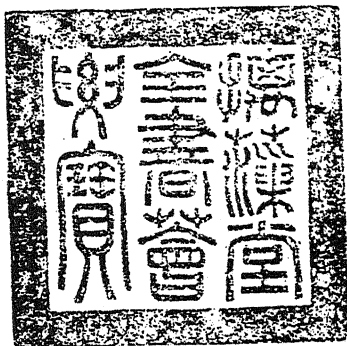
與之和親

為廣

德殺賢

張本

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彭希純